

刘申宁◎著

# 世道人心

这是一个速朽的时代，却有人仍在从事着不朽的事业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中国近代史学者刘申宁以史为鉴——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刘申宁、1952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军事思想史、近代战争史、版本目录学、古器物学、中国近代史史科学及晚清上流社会研究等领域。著有《中国古代兵器》《中国兵书总目》等，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稿人兼审稿人，《李鸿章全集》编委会执行编委。现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 世道人心

刘申宁◎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道人心 / 刘申宁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0.4  
(2012.9 重印)  
ISBN 978-7-80620-629-4

I. ①世… II. ①刘…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1396 号

---

## 世道人心

刘申宁 著

责任编辑 戎爱军 谢 瑞  
封面设计 石 磊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mailto: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12641

---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50 千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20-629-4/I·116

---

定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CONTENTS 目录

---

## 追 昔

- 003 / 怀念东林党人
- 006 / 精刻的清儒
- 008 / 名士张仪
- 011 / 理财专家桑弘羊
- 013 / 疾风知劲草
- 015 / 宦官仇士良
- 018 / 绝代才子 薄命君王
- 021 / 吕坤的呻吟
- 024 / 改革家张居正
- 026 / 冷眼看“曾、李”
- 030 / 一代帝师翁同龢
- 033 / 海归艇长蔡廷干
- 036 / “冤魂”方伯谦
- 039 / 小人物文悌
- 041 / 大刀王五
- 043 / 庸人黄瑞兰
- 046 / 谢氏家族

## 今 问

- 051 / 嬗变的思潮
- 054 / 师道与王道
- 057 / 经学与理学
- 062 / 功名与富贵
- 066 / 以史为鉴
- 069 / 读史论“三无”
- 072 / 清代的君主与儒生
- 077 / 何谓中国近代史
- 080 / 假如历史可以重来
- 082 / 历史镜场中的爱国与卖国
- 085 / 历史应由谁来写
- 089 / 敬惜字纸

## 史 鉴

- 095 / 幕府
- 098 / 禁烟
- 104 / 发票
- 107 / 布告
- 113 / 厘金
- 115 / 像赞
- 117 / 润笔
- 119 / 证书

- 123 / 执照  
128 / 阿司匹林  
131 / 祭祖  
135 / 宗祠  
139 / 过继与归宗  
143 / 家法族规  
146 / 十家牌法  
150 / 科举取士  
154 / 废除科举  
157 / 新式学堂

#### 断 想

- 163 / 世道人心  
166 / 文化是什么  
169 / 怀念王桂德教授  
173 / 回忆深圳古籍书店  
177 / 留恋  
180 / 思念  
183 / 幸福  
186 / 说“偏激”  
189 / 谈谈“既得利益集团”  
192 / 有感“孙子”  
195 / 责任感与使命感

- 198 / 五四是什么
- 201 / 由聂绀弩的死所想到的
- 204 / 透过人物解读历史
- 209 / 关于李鸿章家书之真伪
- 214 / 发展学术文化
- 
- 221 / 后记



在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过程中,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有文化就会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就是传统。……正如每个人都会有些无意识的行动一样,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行动就是传统。它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力量,会始终贯彻在民族的观念和行为之中而成为一种习惯。



# 追昔



## 怀念东林党人

汉武帝时，由于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定于一尊，自此承孔孟之学的士人渐渐成为教化天下的人师。他们以思想的高贵与皇权的尊贵相辅相成，却又时常齟齬，由此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活剧，在历史的墓碑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明代是一个士气屡经摧锄而起落跌扑的时代，明代士大夫因廷争之罪而由庙堂入诏狱，残身绝命者前后相接，累累成群。这些人多半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万历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评论人物，褒贬得失，令朝野士大夫敬仰瞩目。他们与在朝的李三方、赵南星等人深相交往，反对矿监、税监的掠夺，主张放开言路，明言改良，整顿吏治，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作斗争。唱清流之调，行改革之事，开风气之先，但招来的却是祸患。先是以杨涟、左光斗为首的六人被杀，史称“六君子”，接着又有高攀龙、周顺昌为首的七人被害，又称“七君子”。今日人们常言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就出自东林党人之

手，其精神境界之高，即便放至今日又当如何！

这些被残害的社会精英，当他们面对附生于君权的阍祸，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儒学精神中慷慨激昂的一面，并在身后留下了长久光彩。左光斗被捕之日自度必死，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为诚而谓善不可为。”全无丝毫彷徨气沮之意。在他待死牢中的最后日子里，史可法曾潜入探视：

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拄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肝肺，皆铁石所铸造也。”

左光斗以担当世运之气，“务为危言核论”，在皇帝面前为天下争善是非而得祸，但当他备受摧残、体无完肤之时，托付给心中传人的，仍然是一片担当世运之气。史可法后来以一介书生督师抗清，苦守危城，力竭被俘，从容就义，其间亦未尝没有老师留给学生的精神感召。

几千年来，读书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批评君王，是因为君主之位与圣人之教是分开来的两种东西。但对于君权来说，任何批评所代表的都是一种限制，因而伴随着知识分子的士气鼓荡，只能是士大夫与君权关系的紧张。随着君权的日趋至尊，天子的敬惮之心也越来越少，读书人便常常要为议论而付出自己的鲜血。然而，读书人所持的圣道并非由帝王那里得来，故即使是廷杖和诏狱也不能把圣道从士大夫的手里剥夺殆尽。于是在廷杖和诏狱之后，圣人之教还会继续酿发出士人的讽议和批评。

随着社会的日渐进化，执掌权柄的君主发现，掌握思想与掌握权柄同样重要，于是越圣人之权而代之，政教渐渐合流。由君权产生的“圣教”借国家之力得以远播，遂使读书人没有了源头之水，成了枯涸的草木，像明代士人那般讽议的尖锐和峭刻再也难以见到。及至今日，为稻粱谋的读书人骨头之软，嘴巴之馋已是史无前例。诸如这种人，即使当头一记闷棍打下去，歪倒在地后还会说：“报告首长，我看见了满天的星星。”

## 精刻的清儒

儒学原以修己治人为宗旨，修己则不能不正自己的心，治人又不能不正别人的心。因此，人心始终是儒学关怀的大题目。从“天理”到“良知”，曾经为儒学提供了能够延续气脉的东西。当明代的宗庙社稷在天下振荡中分崩离析之后，由白山黑水之间走出来的满族人统驭了整个中华，严满汉之分，钳士人之口，是他们的治御之道。澎湃一时的思想消歇之后，余下的便是以细密见长的实证精神。学术的求实与细分，以其深度和广度显示了它的自身价值，但却使人们在精神上日益萎顿和褊狭了。

宋明之儒关注的是心性与理念，“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他们的人品自有卓卓不可轻议之处。这些人是在与天理人欲的一番剧战后悟彻源头的。而清儒则不然，他们以学问为第一，终生消磨在冷板凳上，他们不慕荣利的淡泊里又包含着一种对于世事的淡漠。这种淡漠使他们撰著了许多与古人争是非的著作，却见不到用喜怒哀乐写出自己心底波澜的文字。在他们的心头，学问和荣利的重量各不相同，当学问不能淡化荣利的时候，道德的低落就会露出他们耐不得寂寞和清贫的一面。写过《十七史

商榷》的王鸣盛，“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而在时人笔下，他的利欲之心却显得异常可怕：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掬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掬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倭楚谣，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长存，吾之道德文章犹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

他的可怕不仅在于贪欲，而且在于思考周密，理路清晰，能够把贪欲的可行与可取讲得一片透彻，井井有条。

宋明六百年间，能够以经义立说，被奉为一代宗师的人多半有鲜明的君子意识，其规行矩步，凝重肃穆未必尽合人情，而由此表现出来的人格和风裁实有足多者。与他们比，乾嘉人物里的宗师显然没有那么多的君子意识。以训诂考辨得大名的戴震，岸岸然为学界领袖，然而死后不久，挂在他名下的两部撰述便因著作权的疑问而先后变作别人考证的对象了。作为一位“经学为当世冠”的大儒，其实无须借剽窃为自己再添声光。但以科名论，他又是一个三经会试不能登第的举人。不能登第谓之运蹇，而三经会试则说明心热。戴震一生轻诋宋儒性理之学空疏迂阔，但身后为人所讥者，恰恰是心性的功夫太少。

清代的宿儒在这些地方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己之名和一己之利的精刻，对名权利算计得如此精刻的人物，总是君子意识非常浅薄的。因而他们只能做经师，不能为人师。

## 名士张仪

张仪，原本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为效忠秦国，以故土为进见之礼，“阴令秦伐魏”，遂成秦之名士。其威名远播四海。处乱世而有威名，诚不易也。战国名曰七雄，实际真正有实力可以称雄的，只有秦、楚、齐三国。于是齐国这颗砧码，无论加到秦、楚哪边，均可形成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屈原当时主张楚国要联齐抗秦，而张仪作为秦之相国，赴楚的使命便是破坏这种联合。

公元前 313 年，张仪出使楚国，楚怀王迎为上宾。张仪说：大王如听臣之建议，断绝与齐国交往，秦王将以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相让，并嫁秦王之女为大王妾，从此秦楚两国可结为兄弟之国。对于这种空口说白话的许诺，智商低下的楚怀王高兴地接受了，授张仪为楚相，宣布与齐国绝交。之后，秦之赔地却只有六里。一个堂堂大国之君，被小儿戏弄，楚王一怒之下，决定发兵攻秦。大臣陈轸反对曰：与其攻秦，不如回赠秦一座城池，与秦合力攻齐。这样，我们失地于秦，却可以由齐国得以补偿。否则秦、齐两国攻我，势必损失。但楚怀王不听。丹阳一战，丧师八万，楚国失



去汉中大片国土；再战，又输两城。被失败激怒的楚王向秦提出：愿以大片土地换张仪。张仪使楚被囚。上大夫靳尚出面说情：张仪不可杀，此人乃秦之重臣，秦王要救他，必以秦之美女相贿。楚王妾郑袖以妒忌出名，坚拒秦美女来楚，不断给楚王吹枕边风，楚王允之，释放了张仪，并依张仪所请，以大片土地送秦以结好。此时屈原出面说：大王原被张仪所骗，此次张仪前来，臣以为大王定会将其烹而死之。如今不杀也就罢了，怎能又相信他的邪说，这万万不可。不可救药的楚王听不进意见，反将屈原流放。

“欺诈”从来都是贬义词。张仪就是凭了一欺一诈，取得了对楚国和其他列国外交上的胜利。“兵不厌诈”原是兵家制胜法宝，其实却源自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千古一理。

审视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的那些文人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有奶就是娘。他们没有固定的思想、信念和主张，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国家、君主。如齐国的管仲，原辅佐公子纠，为帮其登上君位，甚至对公子纠的弟弟小白实行暗杀，而当小白捷足先登之后，公子纠的旧臣召忽等殉节而死，但管仲却活了下来，他对自己苟且偷生的解释是：“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管仲为了“功名显于天下”，背叛了原来的主人，投身宿敌小白即齐桓公，促其成就一代霸主伟业。管仲由此功名显就，但后人对管仲之背主事敌的德行实在不敢恭维，不能不抱有一些遗憾；而对齐桓公不念旧恶，大度用人的胸怀，则表示由衷地敬佩。

战国的士，是由原统治阶层中分离出来的一些有学问之人，他们在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之后，只能以士为业，自谋出路。战国时士人不断改换门庭的政治生存方式，人称“士无定主”。为捞个一官半职，常常采用一些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人称之为利欲熏心之辈，蝇营狗苟之徒。岂不知，